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萬花樓

第三十六回 莽先鋒質證冒功 刁守備強辭奪理

當下焦廷貴道：“沈老爺，小將明日證他冒功，管教李成父子，頭兒滾下來。”沈達道：“不慢他頭兒不滾下來。”是夜不表，第二天太陽東升，轅門砲鼓響嗎，文武官員穿袍披甲，兵丁刀斧如銀明亮，楊元帥升了中軍公位，身穿大紅錦袍，背插繡龍旗八面，腰圍寶帶赤金條，頭上朝陽金盔戴起，雙足戰靴蹬踏，真乃浩氣騰騰，威風凜凜，是宋朝一位保國功勳。左位有範禮部，右座有陝西楊老將軍，文官袍服分班立，武將戎裝序次排。

狄青上帳見禮畢，即於範仲淹下就座。昨天要正軍法斬首，今天元帥卻命人設了坐位，實乃元帥心中明白李成父子冒認戰功。當有沈達上帳繳令道：“啟稟元帥，昨天奉令往五雲汛上細細確查，據眾軍民說，夜深人靜，並不知有無其事。但焦廷貴拿了兩顆人頭，道經五雲汛上，被李成父子，灌得大醉，綑綁身軀，拋於山澗中一夜，直至昨天午牌時分，方得一樵夫將他救起，如今在轅門候令。”元帥道：“果有此事，李成父子冒功無疑了。”吩咐孟定國抓李成、李岱到來。孟將軍奉令，展出虎威，抓拿到二犯，拜倒在地。父子不啻磕頭蟲一般，叫道：“元帥開恩，卑職父子實乃有功之人。”元帥大喝道：“該死的狗官，本帥已經差查明白，五雲汛上並沒有贊天王、子牙猜二人酒醉夜出之事，你敢無中生有，妄捏虛言，冒認功勞麼？”李成道：“元帥，其時只為更深夜靜，汛上軍民均已熟睡，故無人得知。”元帥喝道：“佞口的狗奴才，本帥且問你，因甚用酒弄醉焦先鋒，綑綁拋於澗中？一心希圖富貴，將人陷害，取了首級來冒功，忍心害理，畜類不如。”

李成父子聞言，吃驚不小，好比頭顱上打個大霹靂。李岱想：這件事情，料難抵賴，不如招了，免得夾棍之苦。那曉得李成立定主見，抵死不招，李岱無奈，只得隨著父親抵賴。李成只管向著元帥連連磕頭，呼叫不已，只說：“並不曾將焦先鋒灌醉，拋下山澗中，豈敢在元帥臺前，欺心謊語。上有青天，下有地抵，焉敢將人謀害？”元帥聞言大怒，喝令傳進焦廷貴，焦廷貴一進帥堂，怒氣衝衝，將李成父子踢打不已，大罵道：“好大膽的烏龜李成、狗王八李岱，將我弄得大醉，綑綁了拋下山澗，害得我幾乎凍死。可惱你等喪盡良心，處死你兩個狗畜類，也難消我氣忿。”父子二人呼叫不已，說道：“焦將軍，卑職父子沒有此事，怎敢鬥膽陷害焦將軍，拿首級來冒功？焦將軍休得枉屈了人，卑職父子那有此事。”焦廷貴大怒，喝道：“狗官，還說枉屈你麼？好畜類！”說罷，靴尖踢打不已，父子二人呼叫將軍，不住討饒。範爺喝道：“帥堂之上，不許喧嘩，焦廷貴休得羅，失了軍規。”

楊元帥問焦廷貴道：“本帥差你催趕狄欽差征衣，為何反往五雲汛而去？李成父子怎生將你弄醉？且細細說與本帥得知。”這焦廷貴乃一直性養漢，從奉令來到軍營，先遇李義，而又尋得狄青，直說到曾生心圖謀狄青龍馬。焦廷貴乃一直性莽英雄，從來說話，有一句說一句，即做強盜烏龜，也要說個明明白白，藏閉不住。元帥道：“蠢匹夫，身為將士，立此歪心，真是個鄙陋小人。”焦廷貴道：“元帥，有些緣故。當時見此馬乃是一匹異色龍駒，意欲做個打悶棍人，搶了這匹龍駒回來，送與元帥乘坐。”元帥喝道：“該死的蠢匹夫！”拍案大罵。兩旁齊聲喝住。焦廷貴慌忙打拱，又說悶棍不進，相助得功，道經五雲汛，腹中餓了，只得進守備行中討膳一飽，不想被他父子弄醉，綑綁身軀，拋在山澗中，幾乎凍死。元帥聽了，冷笑一聲，喝道：“李成、李岱，焦先鋒說的有憑有據，你們還不招認冒功麼？”李成道：“元帥，這些虛言，何足為據，實乃卑職箭殺贊天王，兒子刀傷子牙猜，現有兩顆首級為憑。若是狄欽差的功勞，何故並無首級？卑職現有首級為憑，倒是假的？狄王親沒有首級可據，倒是真的？只求元帥將卑職父子，與狄王親將軍狼夾起來，便分真假了。”

焦廷貴聽了怒氣衝衝，搶上一步，喝道：“膽大狗畜生，首級被你盜去，自然沒有憑証。”然後叫道：“元帥，不必問長問短，快將兩個狗官正法便了。”元帥道：“李成，既是你父子功勞，可曉得贊天王、子牙猜頭上戴的什麼盔，身上穿什麼戰袍？須說得對準，才可以算你的功勞。”李成想來，須要說得情形相配才好；又想焦廷貴只有兩顆光光人頭，沒有盔甲，若說酒醉踏雪，決無有盔甲在身的，便道：“元帥！這贊天王頭戴狐皮帽，身穿大紅袍，子牙猜身穿元色皂袍，頭上紅摺巾。”李成說未完，焦廷貴高聲大喝道：“該死的狗囊！什麼狐皮帽子，明明胡說八道！”伸手向胸囊中取出兩個踏扁頭盔呼道：“元帥！這是贊天王的頭盔，這是子牙猜的頭盔，無意中帶藏在此。人都說我癡呆，今日也不算癡呆了。”李成想道：若我知你有踏扁頭盔藏在懷內，早已拿出來了。元帥道：“李成，如今還有何話說？”李成道：“元帥，不知道焦將軍那裏尋來此盔，搪塞元帥。揆情度理，實乃欽差失去征衣，故意買囑焦將軍為硬證，冒著功勞，欺瞞元帥的。”範爺道：“李成，本部且問你，二賊既有首級被你父子乘其不備所殺，豈無身體的？倘二賊身體尚在，你父子找尋得來，也算你們之功。”範爺說話也潔得透，李成辯答也辯得妙，他道：“他二人，原有四個隨從同走，已將身體搶回去了。”範爺道：“他馬匹何在？”李成道：“他是雪夜步行，那有馬匹？”狄爺聽了，不覺微笑，嘆道：“辯得清楚，好個伶牙利齒的惡賊！”

帥堂之上，正在審潔，未得分明，忽有軍士報道：“啟上元帥爺，今有八卦山伍須豐，會同大小孟洋，統領三十萬兵，將四城圍困，要與欽差狄大人會戰，要報贊天王、子牙猜之仇，十分猖獗，請元帥爺定奪。”元帥打發報軍去後，想道：西兵卷地而來，我也曾會敵過紅須三眼將，身高丈餘，十分凶勇，在八卦山屯紮，與贊天王大狼山相隔一百二十裏，兩邊列成犄角之勢，實稱勁敵。今天盡起雄師而來，想因狄青殺了他二員猛將之故。當下便道：“李成，若果然是你父子二人功勞，為什麼賊將伍須豐反不與你父子尋仇，偏偏要狄欽差會戰？”李成道：“元帥，這個緣故卑職卻不曉得，那段功勞確是我父子的。”元帥喝道：“佞口賊！到此仍不招認麼？”忽又報：“元帥爺，西兵攻打四關甚急，請令定奪。”狄青聽了，起立道：“元帥，既是西寇猖狂，待小將出馬，借元帥之威，以立寸功。”元帥正要開言，焦廷貴道：“且慢！你的仙法奇巧，但如今用你不著。元帥，李成父子既能收除贊天王、子牙猜，叫他二人出馬，與西戎對壘，倘然退得敵兵，便算他功勞，倘殺敗了，是個無能之輩，休想此段功勞。未知元帥意見如何？”

且說那焦廷貴雖然鹵莽，卻有些見識，倘他父子出敵，必被西戎一刀一個，豈不省了多少麻煩？元帥卻道：“匹夫說來，乃不知進退之見，倘或李成父子殺敵不成，必被番兵衝進關中，誰敢擔此乾系？”焦廷貴道：“不妨，倘他父子出敵，使小將隨後掠陣，不許西兵衝進關來。”範爺道：“焦廷貴的話也有三分道理，如若狄欽差在大狼山收除了贊天王、子牙猜，這大小孟洋，定然認識。他見了李成父子，自然說不是狄欽差，仍要覓他交戰的。果然西戎兩將，在五雲汛被他父子所傷，大小孟洋定然有說，那時真假可分。”焦廷貴道：“我願往做個見證。”楊青笑道：“範大人之言不差。”元帥聽了點首，即差李成、李岱，領兵出敵。

父子二人聞令，嚇得膽戰心驚，叩求無帥免差。元帥道：“你父子身居武職，必為朝廷出力，且沙場對敵，乃武將之職，何得推倭？”李成懇告道：“卑職父子雖雲武職，只好查詰奸民，若要打仗交鋒，實在弄不來的。”元帥喝道：“身為武員，如何畏懼對壘交鋒，許多將士，誰敢違我號令，你敢不遵將令麼？”焦廷貴又喝：“狗囊子，做了武官，全仗交鋒對敵之勞，若你這般貪生畏死，朝廷何用養軍蓄將？倘不遵將令，定要吃刀，你若殺不過敵人，自有我在此幫助的。”父子聽了無奈，只得領了將令，道：“元帥，卑職父子出關去便了。”當下給他盔甲馬匹，父子二人手持抵敵兵器，帶兵一萬而出。焦廷貴在著後面，遠遠跟隨。李成對李岱道：“再不想冒功冒出這般事來，今日可以死得成了。”李岱道：“爹爹，好好的守著汛地上，吃的現成俸祿，逍遙自在，豈不是好？只為貪富貴高官，拿了頭來冒功，連膝蓋兒也跪得痛破了，不想仍要死的。”

慢說父子一路出關，懊悔不已，這時關內狄爺起位道：“元帥，我想李成父子，豈是西戎對手，不若令小將出馬，幫助抵敵如何？”元帥道：“伍須豐也是西戎一名頭等上將，身為賊帥，本領不弱於贊天王、子牙猜二人，既你要出，必須小心。”狄爺口稱領令，元帥復喚道：“狄王爺，須帶多少軍馬，乃可退敵？”狄爺道：“須得二萬兵丁，方才李成一萬，共成三萬盡夠了。”當時元帥打發二萬銳兵，與狄爺出關接應，楊青老將，同孟定國、沈達等，也帶兵一萬隨後，另有一班武將，不須細述。砲響連天，衝關而出，楊元帥與範仲淹登城觀看。

卻說砲響一聲，關門大開，李成父子心驚魄散。那李成提槍不起，李岱伏於馬鞍，一萬精兵，紛紛湧出關來。只見西戎兵將排成陣勢，倒海推山一般，劍戟如林，西夏國大元帥伍須豐坐下花斑豹，手持銅鐵金鞭，足長丈餘，兩目光輝燦燦，在陣前討戰。不知李成父子如何迎敵，三關如何解圍，且看下回分解。